

◎吳茂成

# 母河

## 溯源探身世

淙淙水聲，恰如哺育幼兒的少婦，  
大雨，勾起少女時的激情，  
蕭壠溪、漚汪溪、灣裡溪……  
一夕狂放，雲鬢紛亂，  
河水改道、泥沙淤積，  
雨過天青，人世添了多少變遷，  
就添了多少良田。

Chapter



## 第四大河定情福地

山高水長，台灣第四大河——曾文溪。她從海拔二千六百零九公尺的「水山」雲間，流向北迴歸線下方，來到四季如春的嘉南平原。

一路上，廣納阿里山脈間山林水氣，穿山越谷，流過大埔橋，告別潺潺的旅途，蓄積成曾文水庫，再吐出一條清泉，傾洩到玉井盆地，從南方低處西轉陵谷，左邊右旋，成為中下游鄉鎮——大內、山上、官田、麻豆、善化、西港、安定、七股及台南市安南區，最佳的天然邊界線。

這樣一條綿延一百三十多公里的嘉南大河，在台南縣境內，從幾千年前的三抱竹、烏山頭先住民文化遺址，到三百多年前荷蘭、漢人的身影，人類的足跡可說是綿遠流長。

前台南縣文獻委員吳新榮氏，就說她是台南縣古文明之河。在這古文明流域，自然的景觀，不比文明遜色；溪的南北兩側，分別是新化、嘉義丘陵，上游在阿里山脈間，層階地形，急湍峽谷、瀑布層層，曾文水庫，湖光山色，青潭圳聲早年有名。

山間沖積平原——玉井盆地，曾被荷蘭人譽為「美麗豐沃」之村，住民沿著曾文溪出入盆地，與三崁、頭社相交通，河畔邊，荒冷的月世界地景，靜靜地聆聽著淙淙的水聲，偶有一二釣客、雞鳴相伴；過此之後，橫谷西流，兩岸形成滑走坡面、段丘、曲流等地形，風光

迷人。下游部分，沉積大量泥砂，溪埔上滿眼是蔗米、瓜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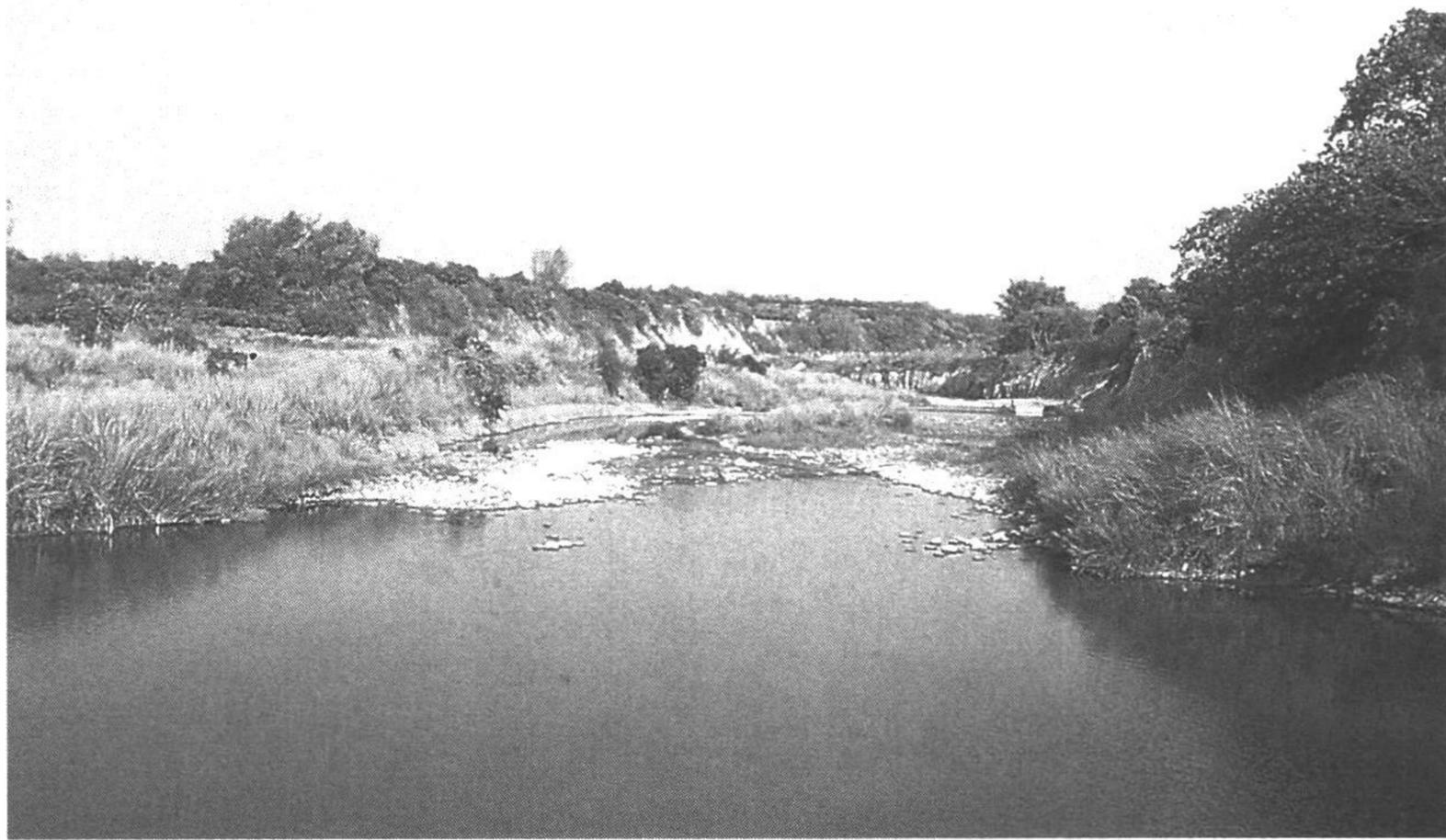
### 蕭壠溪孕七股瀉湖

這樣的一條河川，歐洲人所繪的台灣古地圖上，繪記為Rivier Soulang（蕭壠溪），荷人所著《被遺誤的台灣》與台南縣志稿則有另一記載——Zant River，為「砂河」、「聖河」之意。

「河」總是令人感到壯闊。但是台灣西部河川「源短流促」，大雨一來，山洪奔至，沖毀堤岸，冬天時則是乾涸得流不動，向來是以「溪」相稱。

山洪多在夏秋，風橫雨狂，溪水挾著大量泥

◆歷史記載曾文溪數度改道，使得水畔居民流離失所。圖為大匏崙曾文溪段丘地，曾文溪溪谷灣潭，前方溪谷砂石遍布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砂滾滾而奔，河川襲奪，中下游頓成澤國，甚至將海洋一夕間變為菅仔埔。滄海桑田啊！老天爺幫台灣住民向大海爭得這片田園。今天的七股潟湖及台南縣西半部肥沃平原，可說都是她的產物。

山洪將阿里山脈間砂礫帶到河口，不斷地沉積，直到十七世紀，這塊沖積平原像一隻腳，伸入海中，分隔出清初舊誌所稱的「倒風內港」，及南邊的台江內海。由曹永和氏所撰的《歐洲古地圖上之台灣》一文來看，沖積平原上西北濱海之處有麻豆社，東邊近山的是日加溜灣，西南端是強盛的蕭壠社，蕭壠溪流竄其間。

麻豆社曾有過台灣的「美索不達米亞 (Mesopotamia)」美譽。西元一六五七年，荷蘭人想要在這裡設置一所專科學校，培養麻豆、蕭壠、日加溜灣等社平埔族青年，成為牧師。他們認為「麻豆社，猶如美索不達米亞 (Mesopotamia) 處在河之中間。」

麻豆社當時是倒風內港的漁港，因此「較蕭壠或新港都近於獵區，故易得新鮮鹿肉，雖然魚之種類在數量上不及蕭壠，但因漁戶較他地為多，易入手。」——《台灣之過去與未來》

至於蕭壠溪 (Rivier Soulang) 似乎是因下游的蕭壠社而得名，根據盧嘉興所撰《台南縣古地名考》，蕭壠社為今日佳里，溪南有屬社歐王社，因此也被稱為歐王溪。

## 漚汪溪竹林蔭民居

漚汪溪在《諸羅縣志》有載：

「麻豆之南為灣裡溪，發源於噍吧哖（社名）內山，……合卓猴山之流於石仔瀨……，西流為加拔溪，至於新社（有渡，名番仔渡）。南合烏山頭之水流，過赤山……至於灣裡；過蘇厝甲……、槎仔林……、蕭壠（社名，有渡），西出為歐王溪（有渡，溪東為歐王社，溪西為史椰甲社）入於海。」

可見，蕭壠溪流到了清康熙年間，新社以上改稱為加拔溪，以南曰灣裡溪，過蕭壠之後，下游就是漚汪溪了。

漚汪溪，盧嘉興氏考證為今天的將軍溪，在清道光三年以前，曾文溪由此入於海。歐王社舊址在將軍鄉漚汪番仔厝，此地也曾是漢人傷心地。《雅堂文集》記載，「郭懷一謀逐荷人，事敗，華人多戮於此。每逢陰雨，鬼聲啾啾。嗚呼！此則漢族流血之地也！」

如今追溯這條溪的前世今生，吾人尚可在荷人所寫的《蕭壠城記》一文當中，讀到片斷的自然人文景觀。當時河口寬約「五十步」，水深可到二十呎以下，但因潮汐沖刷作用，處處可見沙洲。荷蘭人在「引水人」——李旦船長的帶領下，輕易在河道沙洲中繞行。

蕭壠社位於大約距離河口四分之一荷哩遠的平原上，這裡河畔泊澤地上長著「尖銳根狀物」，應該是國寶級的「水筆仔」紅樹林吧，退潮時，炎熱的南台灣太陽，就在河濱上蒸曬出自然的粗鹽，閃閃發亮。

李旦船長一行人棄舟登岸之後，沿著竹林「街道」拜訪蕭壠人，走在街道上非常蔭涼，賞心悅目。蕭壠人的住家外圍，也都是圍著竹籬，內有大片田園，種著稻米、椰子、檸檬和其他蔬菜，幾乎每戶人家裡都有一口水井。這些住家疏疏落落散布在平原上，走在竹林街道，不知已身在城中，當「伊呀」的竹聲隨風響起，就知道前方有人家了。

蕭壠人在街道旁還築了數處涼亭及公共建築，許多男女老少，特別是小孩子，常在那裡避暑、遊戲聚會。每天清早，老人和年輕人們便會到廣場上集會，談論生活上的點點滴滴，「最卑微的人和最尊貴的人都有同等的選擇權」，散發著自由民主的氣息。

不過，這樣的竹蔭深遠村貌，在日本人來了之後，竟引起一陣殺戮。吳新榮氏記載，當時村人斬竹橫路，以避日軍，日人以為蕭壠社是個大要塞，展開大屠殺，「竹溝變成血池」，附近村人駕著牛車前來收屍，共載運了十八車之多，蕭壠社頓成死城。這樣的人間慘事、哀恨，即使是源遠流長的曾文溪，想必也載不動吧！而這些「竹溝」到了日治大正九年左右，經首任北門郡守酒井正之大刀闊斧整頓，填溝伐竹，竹林也就消失在街道的兩側。

## 灣裡溪水波平如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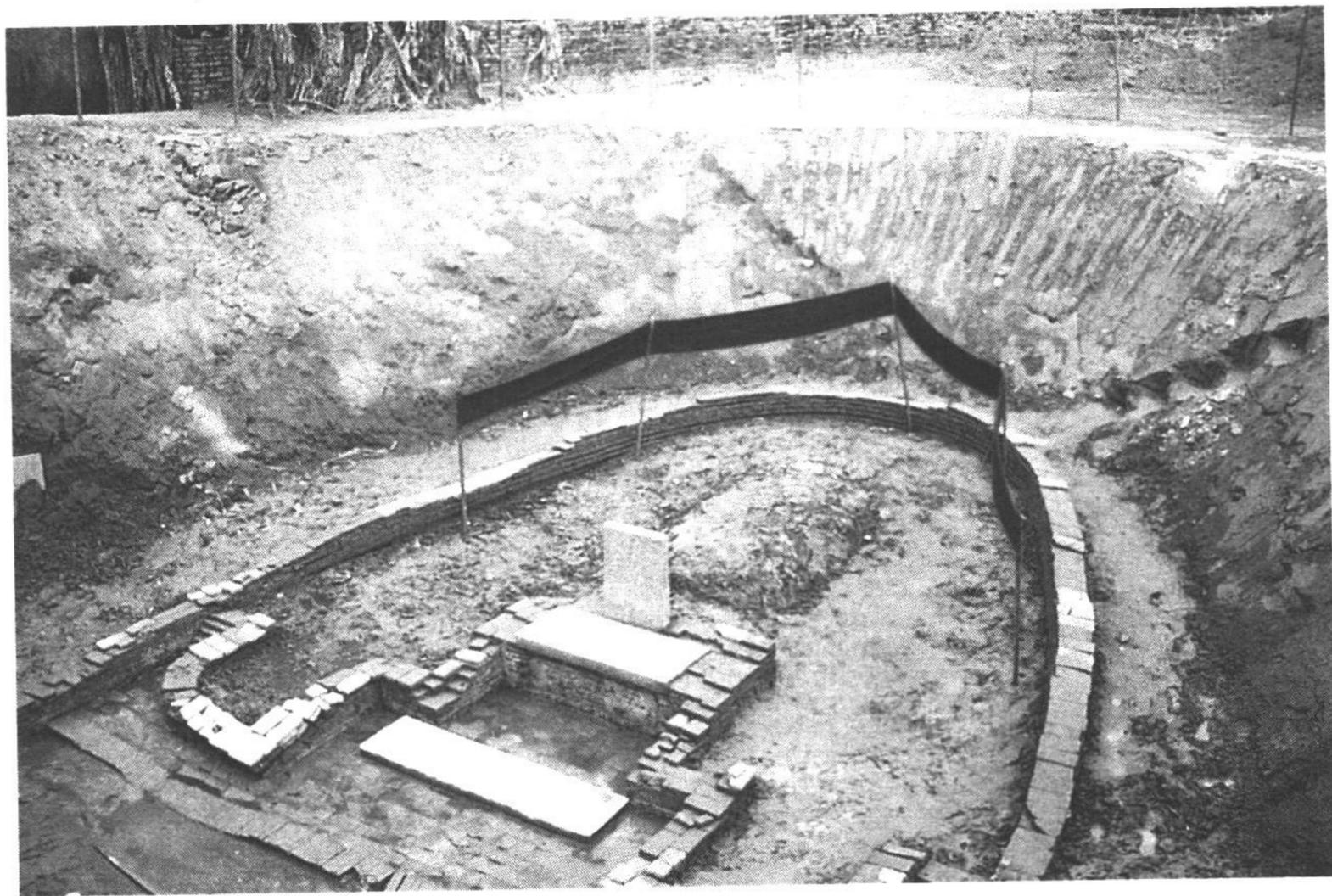
竹林消失了還可重栽，流水逝去可不能復回。清道光三年間一場大風雨，歐王溪斷流，灣裡溪改道，從蘇厝甲衝入台江，經鹿耳門礁口旁入海。

道光九年（西元一八二九年）《東槎紀略》紀錄了這場翻天覆地的一幕：

「道光三年七月，台灣大風雨，鹿耳門，內海沙驟長，變為陸地。……北自嘉義之曾文，南至郡城之小北門外四十餘里，東至洲仔尾海岸，西至鹿耳門內十五、六里，瀰漫浩瀚之區，忽已水涸沙高，變為陸埔，漸有民人搭蓋草寮，居然魚市。自埔上西望鹿耳門，不過咫尺。」

滄海桑田，在這裡有了最明白的注解。盧嘉興氏曾踏勘漚汪溪與灣裡溪這段分手的遺跡，大約是自「槎仔林至麻豆、佳里（原之蕭壠）間之子良廟段舊溪床。」至於「西港北邊與佳里南方及後營一帶原流入漚汪溪之眾水，另集成一道，經蚶西港沖毀自洲仔尾遷安

◆劉厝開基祖劉登魁古墳，位在地下十二呎之深，印證昔日曾文溪氾濫、滄海桑田的變化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定里建場之洲南鹽場場地，即今七股鄉鄉公所南邊鹽埕地與頂下破坪間入海，現名為七股溪。」

蚶西港就是今天的含西港，南有劉厝。劉厝開基祖劉登魁生於崇禎己卯年，卒於康熙甲午年，神主牌背面載著「葬在台灣府諸羅縣安定里西保含西港」。最近後代子孫從村西約十二尺深的地下挖出古墳，更加證明這一帶地理景觀改變之大。

而灣裡溪獨自西流之後，則又開啟了下游另一片三角洲的歷史，西港、學甲、將軍等北岸住民，涉溪南下，展開第二度的移民拓墾歷程。灣裡溪，台南縣志稿地名沿革說「灣」即目加溜灣之灣，「裡」為那裡之意。溪的南岸平原上有一條熱鬧的街——灣裡。

《番俗六考》記載：「目加溜灣一名灣裡。」《台灣府志》說當時的目加溜灣街相當熱鬧，到了《續修台灣府志》就稱為「灣裡街」了。

「灣」，水曲也。顧名思義，灣裡溪彎來彎去，遠在明鄭時代沈光文先生就在此處設塾教育番童，開台灣教育先河，據近人洪調水研究，教學處就在今天的善化鎮溪尾里社內，東邊有一條社內溝，流入溪裡，沈光文曾在溪畔賞月，慰藉鄉愁，寫下「望月家千里，懷人水一灣。每逢北來客，借問幾時還。」的詩句。

一灣水月，灣裡溪靜靜躺在平原上時，清瑩可鑑，十分美麗。沈光文先生住在這裡，東望可見蒼翠欲滴的烏山嶺，入夜北邊的溪喧擾人眠，暝色尤堪入畫，恰似世外桃源，隱居佳

地。

## 曾文溪活水利民生

社內的附近，近溪之處，有一個曾文庄。灣裡溪流經此地之後，下游部份又有新名字——曾文溪。曾文溪最早在嘉慶十二年（西元一八〇七年）《續修台灣縣志》山水條上有記載：「卓猴溪流入曾文溪」，才見諸史端。

卓猴溪就是今天的菜寮溪，會流點附近即是日據時代台南市的水源地——山上淨水場，至今仍可見到傲視全台的十四座古董——英製「快濾槽」，在八十年前抽◆曾文莊舊址、府城路古道，僅有一座曾文橋，供人通行，橋成於民國四十九年，橋下所跨之河為社內溝的一部份。（吳茂成攝）



取曾文溪水，濾化為自來水，供應著六萬二千名府城人飲用。

進一步翻閱清朝的台灣地理志《台灣府輿圖纂要》則說：「灣裡溪，又西經曾文庄為曾文溪，而達於海」。如此看來，曾文溪是因「曾文庄」而得名。如今尋訪曾文庄舊址，考諸文獻、訪之耆老，曾文庄早毀於明治四十四年的一場洪水中，於是居民南移「社內街」，店舖林立，街上有兩座土地公廟，非常熱鬧，不過後來「社內街」亦漸漸衰敗，僅有土地公廟還在。曾文溪溪埔農夫，對此尚知一二，指著善化鎮的胡厝寮說，從村內東邊路底老榕樹北轉，沿著溪圳行去，在社內溝上可見到一座曾文橋，附近田地上還曾掘出瓦礫，那裡就是曾文庄的故址。在這故址上，放眼望去儘是田園，行到曾文橋邊，社內溝傳來陣陣惡臭，已無當年一灣水月的美景。

一地名稱由來，總是訴說著過往的自然人文歷史。蕭壠、漚汪、灣裡、曾文，是溪也是村落，兩者之間密不可分，描繪了先民們逐水畔而居，開闢此洪荒天地的史實。不過，《雅堂文集》記載：「相傳荷蘭時，有曾文者墾田於此，並設一舟濟人，故名。」如果這是真的話，「曾文」不僅是溪、是村，更是人了。人何其有幸，山川以為名。

## 溪名溯源 野史正名

「曾文溪為舊時安、嘉交界之處。源自內山，以入於海。一作層門。相傳荷蘭時，有曾文者墾

田於此，並設一舟濟人，故名。」

——《雅堂文集》

曾文溪，位在家鄉的北邊，也許是太近了，所以未曾貼近她的身畔，好好看過，更不用說明白溪名的由來了。因此，第一次在《雅堂文集》見到這條資料時，真是欣喜不已。

民國九十年的三月春末，我在曾文溪與圖書館之間奔波，有時站在文獻所稱的古渡口上，欣喜莫名；有時俯首在書堆中，讀到曾文溪的點點滴滴，不知日已半晡。我以為，我找到了源頭，但事實上不然，「層門」兩字仍是不解。於是又向溪源尋去，這一找，讀到清朝咸豐年間一位台灣府學教諭劉家謀的詩。

「曾門溪畔少行人，草地常愁劫奪頻，何似春風香腳好，去來無恙總依神。」

詩後劉家謀自註：

「曾文溪台嘉二邑交界處，「文」亦作「門」，方音「文」如「門」也。」

由此看來，這「曾文溪」自古以來是一句閩南話，不識閩南語者，會把「陳呼淡」、「張呼丟」、「劉呼澇」、「門呼文」。不過，「曾與層」、「門與文」音雖似，但意思就差遠了。到底何者為是呢？這一疑問纏在胸臆間，久久不去，只好向故紙堆中去找，這一翻，「曾」閩南語音不只與「層」相似，也與「罾」同音。

同是劉家謀那一時代的陳肇興先生，曾著有《陶村詩稿》，其中一首〈茅港曉發〉：

「迢遞羅山路，年年恨未消。離家剛四日，到郡是今朝。」

雨溼罾門渡，風生鐵線橋。詩成懶題壁，口占與垂髫。」

詩中所說的「雨溼罾門渡」指的應是連雅堂所稱的「設一舟濟人」的渡口，自古以來為府城通往茅港尾、鐵線橋的要津、兵家必爭之地。與連雅堂同輩的抗日文人吳德功，曾著有《讓台記》，文中對台南抗日戰事，描述甚多——

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九月「先是劉黑旗遣兵弁紮蕭榔、麻豆以及罾門溪、學甲等處。溪中各隘多埋地雷，並開地窖以陷馬足……」

「劉黑旗」指的是劉永福，他的軍隊素有黑旗軍之稱。「罾門溪」各個防守要塞，加強戰備之後，日軍難以跨越溪南，激戰十餘日不下。然而，身在府城的劉黑旗，此時見大勢已去，藉口出安平點兵，早先一步搭船潛逃廈門，獨留罾門溪水，伴著烈士孤魂嗚咽。

「曾水溪」溪名溯源至此，為之開闢，「罾門渡」、「罾門溪」令胸中久思之疑，消解八九分，連雅堂所說的「層」與「罾」形似，恐是筆誤。查《廣韻》——「罾，漁網。」古老的字書《說文解字》描述形狀如同一面張開的四角網蓋。讀若「曾」聲。

## 神遊古籍驚見愛玉

舊誌上「水餉」也是以「罾」為課稅的單位，細分還有「車罾」、「搖罾」、「舉罾」。

「車罾」是架在岸邊兩丈高的竹寮上，內有轆轤轉動罾索，方便下罾入水，「舉罾」可以一人拿著在港潭捕魚，「搖罾」則是冬春兩季，出海捕塗魷之用。水師還有「拖罾艇」，清朝在曾文溪也曾派駐水師扼守。

這種捕魚的網，小時常在溪中見到，不過它是架在竹筏上，一根兩三尺長的竹桿作柄，網四角綁在竹端，早上時放進水中，漁家就可以得閒去做別的事，黃昏時再舉起竹桿，收拾網底活蹦亂跳的魚兒。訪之曾文溪附近鄉人，也說「罾」架在水灣迴水畔，那是貧窮農村子弟，貼補生計、打牙祭的好工具。

想必多魚的曾文溪，早年應是罾網處處吧！「郎自下罾儂補網，水多魚處便停船。」「罾門」或許是意謂著下「罾」捕漁、行人濟渡，或是罾艇泊靠之門吧。據載，台北六張犁附近也有「車罾」這樣的地名。

夕陽西下，晚渡最美，渡伯趁著閒時下罾打盹。「罾門、曾文」就這樣在過往旅人口耳之間，流傳開來。「曾文溪」、「罾門溪」，我立在水灣蘆竹叢間，頻頻點頭地想著。溪名探源至此，似乎已柳暗花明。但是在田野文獻調查的旅途中，意外的發現才是最令人難忘的。

「台灣罾門溪邊，有薜蘿繞籐樹上，結實累累，垂浸該彎。適有樵夫汲水飲之，涼沁心脾。采歸榨漿陳市上，令女愛玉賣之，人因呼曰「愛玉凍」云。

惟臺、嘉之炎烈兮，近熱帶之中央；恨無方以辟暑兮，能消夏而生涼！聊薄言以采采兮，恆

滿貯夫筐筐；似罌粟之槿員兮，子密綴而中藏。勞纖手以揉擦兮，流玉液與瓊漿。明亮恍惚水晶兮，寒冷不讓冰霜；色欲同夫琥珀兮，料須配以鵝黃。飲渴人於暑路兮，散無異夫清涼；藉愛女以命名兮，留齒頰而芬芳。洵瀛東之特產兮，爰作歌以播揚。」

——吳德功《台灣詩鈔／卷十一愛玉凍歌》

原來「罌門溪畔」不只產魚，還有消暑珍品——愛玉。

三月春末，烈日漸紅，住在都市叢林久了，竟忘了這一道鄉間午後的涼水，歸途上大喝三碗。磁碗中似冰似水、淡黃欲滴的，竟是一位姑娘的閨名——愛玉。吃著吃著，不禁笑了起來，台灣處處有情啊！